

Cool Butterfly

玉蝴蝶

萧楚浚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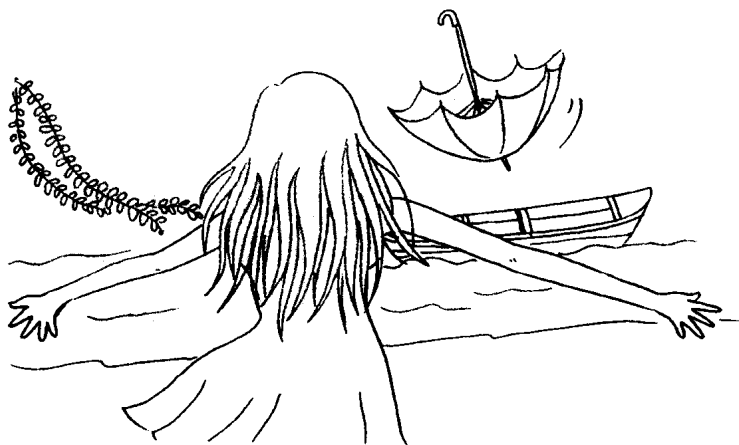
非一般的大学恋情，
一男子在两个女子间的情爱游走，
从绚烂的繁盛到自然的落寂



大众文学出版社

玉 蝴 蝶

萧楚浚 著



大衆文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玉蝴蝶 / 萧楚浚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5. 1

ISBN 7 - 80171 - 564 - 0

I. 玉... II. 萧...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9398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 100007)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 110 千字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册

ISBN 7 - 80171 - 564 - 0 / I · 374

定价: 18. 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 100007



当乐队奏完最后一个音符的时候，我猛然发现台下的人已寥寥无几，有两个情侣在情意缱绻地窃窃私语，女的不时发出几声低微而愉悦的笑声，其他的人全都形态各异地在桌子上酣然大睡。我扭头问身后正在收拾器材的刘岩，“今天不是星期六吗，怎么这个时候就如此冷清？”

“是啊，管它呢，反正我们也累了，早点收工求之不得。”他头也不回地答道。

“先别收拾，我再唱一首歌。”

这时他才转过身，疑惑地看着我，然后用眼神瞟瞟台下，意思很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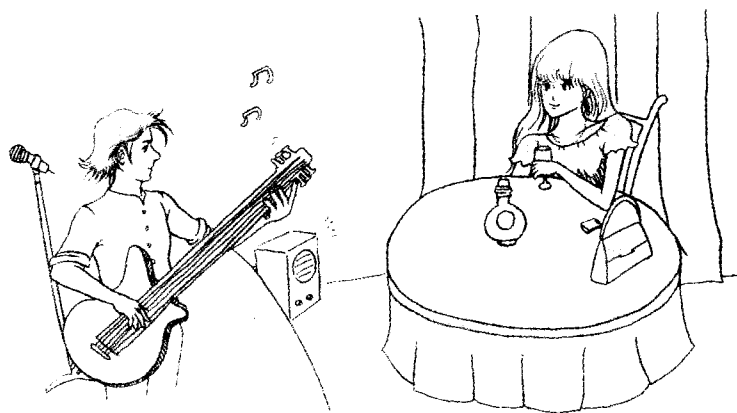
“没事，我唱给自己听。”我固执地说。

因为这首歌基本上没有伴奏，我随即唱了起来。我全然不知为什么突然我会想起这首歌，这首在我记忆中沉寂多时的歌瞬间鲜活起来，伤感的情绪随歌词缓缓流淌。在我浅唱低吟的同时，我隐约感觉有一种特别的眼神在望向我，就在我的不远处，我一直没有发觉，而此刻，这种直觉愈加强烈。我抬头开

yu hu die

玉蝴蝶

——
非一般的大学生活



始搜寻这道眼神，终于，在一个角落，我发现影影绰绰坐着一个女的，因为台下灯光极为幽暗，我无法看清她的面庞与衣着，但可以肯定的是她也正在望着我，而且已经很长时间。我就这样迎着她的目光继续唱着，可心中却惊疑起来，这是个什

么女子，为什么这么专注，她很喜欢这首歌吧，或者我演唱的情绪感染了她。我边唱边猜测，似乎是一刹那，一个名字在我脑海闪现，陆菲，是她，是她？应该是她。于是，我不假思索地扔下手中的吉它跑下台去，她好像看出了我的意图，起身疾步走向酒吧门口，我加快步伐追去，当我出了门口，左右张望，光影交错的大街上除了偶尔飞驰而过的汽车，空无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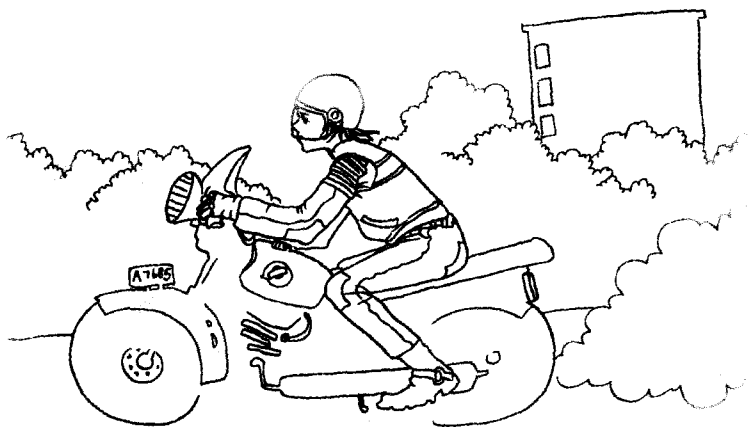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
在我生命的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
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她身旁
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
她们都老了吧 她们在哪里啊
幸运的是我 曾陪她们开放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想她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她还在开吗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去呀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她们已经被风吹走
散落在天涯

一个男子在两个女子间的真爱游走

1

那个炎热的夏天大部分的时间在我的记忆中无比的清爽。高考结束后我犹如一只飞出长久禁锢樊笼的鸟儿，重获自由开始能够恣意飞翔。我丝毫不为能否录取大学而同其他同学那般惶惶不安，志愿填写时只按粗略的估分报了第一志愿——山东大学中文系，我的想法是，能录取固然好，落榜则可另谋它路，脱离与我苦大仇深的高中生涯便是一大顺利，倒是一旁的女友为我的轻率忧心忡忡。当时，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在我的言行中崭露无遗。第二天我还与女友去了一趟南昌游玩，其他同学包括那些老师所预测的名牌高手都在为收集录取信息忙得焦头烂额。

随后漫长而愉悦的暑假在我的面前铺展开来。我与几个兄弟从家里各自弄来一笔不小的费用筹集起来以资玩乐。很多时候我骑着我爸的摩托车与兄弟们奔驰在县城的大小街巷，我们压抑已久的激情如泉涌绵绵不绝，别了雪白般的试卷，别了老师的疾言厉色，别了那些每日与你相对、令人讨厌的男生女生的面孔，别了让人窒息的教室，别了循环往复的从寝室到教室到食堂的三点一线……原来生活可以这般鲜活，如此激荡。



其间，我还了结了一件于我不大不小的事，与女友分手。不少朋友对此的看法是，我从与她的开始就注定只是游戏，如今游戏到了终止的时候了。而我却始终无法辨别清楚，在一起的日子，我是否只是因为漫长枯燥的学习寻求一种消遣抑或一种安慰，而不可否认的是一段时间里她让我那样深深迷恋，也因与她产生的种种不快而锥心疼痛。就在我起笔写下这些文字的同时，关于我们的片断居然能够如一个充满雪花的电视屏幕因信号加强而渐渐清晰起来。

选择与她分手的那天，与暑假的每天一样毫无二致，太阳依旧孜孜不倦地向人们释放永无止境的巨大能量，街上红男绿女、车水马龙乐此不疲地为这座平凡的县城制造喧嚣。下午三点钟的光景，我到了那间我已然熟悉的她妈妈开的美容店。店里与热闹的大街相比显得异常冷清，没有一个顾客，她和她妈

妈正在吃西瓜，见我来了，她妈妈招呼我吃西瓜后就出去了。我这次突如其来的到来让她惊喜略带疑惑，以往我都会跟她先说一声，另外我也有些时间没到这来了。

“想我了吧。”她笑脸嘻嘻地说，一边把我引到后面房间的沙发坐下。我眉头一扬，顺带摸了一下她的脸。我不想很快就让她看出任何异常的征兆。在彼此聊了一些索然无味的话后，她极有兴致地要我同她看一个爱情片，名字我忘了，就在她准备起身拿碟时，我拉住了她。重又坐下的她不解地问，“怎么，你看过了吗？”

“我们分手吧。”我毅然地说出了这句话，语气是我预计中的冷漠。她显然被这突如其来毫无预兆的话怔住了，先前的兴致在脸上一扫而光，似乎为了证实此话的真假，她支吾着又问了一遍，眼睛定定地望着近在咫尺的我。我照刚才的语气再次重述了让她如遭电击般的那几个字。

“为什么？”她的神情开始缓和下来。

“我不爱你了。”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我的回答简短而决绝。

“你这个混蛋！”她瞬间咆哮起来，疾速冲到外面的正厅，重重地靠在理发椅上掩面抽泣。良久，我走到她身边说，我走了。出店门口时，她急促地叫了我一声。我转过身，她已泪流满面，额头和耳颊处几缕头发湿粘在一起，眼睛模糊一片。“能留下来一起吃晚饭吗？”她这样问我，声音哽咽嘶哑。我点头默许。



晚饭是她妈妈在隔壁饭店定的，格外丰盛。席间我可以看出她妈妈丝毫没有发现我俩的异常，如往常般热情地给我夹菜倒酒。偶尔我会不紧不慢地回答一些她妈妈的问话，她则闷头不语。吃到一半时，她突然扔下碗筷跑了出去，进了美容店。接着，我也跟了过去。房间里，她整个身体趴在沙发上，“没事吧？”我有些不安地问。她沉默不语，我怕她抑制不住又哭了起来，说声我走了，转身离开。

街上华灯昼亮，喧嚣不减，到处是三五成群出来觅地方休闲纳凉的人们。我狠狠地呼出几口气，脑中空空如也。不久，一辆自行车在我身边急速刹住，是她，没想到她追出来了。为了不至于拖泥带水，我毫不理会地继续向前走去，“我们以后还可以做朋友吗？”她跟上我的步伐大声地问。

“以后我们就是陌路人。”我头也不回地答道。她更加大声地叫了我名字，引来几个好奇的路人驻足。

“你就真的这么绝情吗？我不明白，我不相信。”路灯下，她的眼神凄迷，白皙的脸庞滑满泪痕。我淡淡地说了句你回去吧，然后继续我的前行。几分钟后，我回头看见她骑着自行车渐渐远去。

我径直来到了广场，这里已充斥着各色人群，白天的燥热消退，凉爽的轻风更添了人们狂欢的兴味，变幻多彩的灯光洒落在人们的脸庞上忽悠不定，起伏的声音洋溢着不同的喜悦，在广场上空层层荡漾。很多次我都在这里与几个兄弟花十几块钱唱卡拉 OK，围坐一起吃炒田螺，喝不同口味的冷饮不同牌子的啤酒，觥筹交错。过了一会，我在一块草坪上躺了下来，夜空中零散地点缀着几颗星星，不远处的情侣在温存缱绻，偶尔有几个人在我身边纵横而过。我痛苦吗？不不，没有，这些天我一直很快活，没有拘束，有大堆意气相投的朋友相伴。我只是有些伤感，没错，突然意识到要永久离开她的伤感。那为什么我要离开她？惟一的理由是，我与她在一起越来越感觉不快乐，而我永远只能做自己，制造爱情假象只会是虚伪与痛苦。

之后的许多时光，我与她没有任何联系，也没想过要打听她的消息。在我生命中她已若一缕轻烟，丝丝散去。

2

到了一定的时候，我身边的几个好友陆续接到不同院校寄来的通知书，而我的却姗姗没有来到，不过我没有太多的沮丧与失落，早在得到那个与山东大学中文系相差十几分的分数时我就知道我落榜了。与此同时父母对我的冷嘲开始在我的耳边此起彼伏，在我做了一次不以为意的回应后我就对他们连绵不绝的话语光怪陆离的脸色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我一如往常地游历于几个兄弟之间，或许因为在那个辗转反侧的夜晚我默然做出了暑假结束就出外自谋出路的决定，我更加纵情地在每个白天和夜晚晃荡在县城大街小巷，在拥挤而弥漫着电脑辐射的网吧看着 QQ 里的头像上下的闪动，在 CS 里无数次被对手暴头，凉爽的夜晚坐在沿江路喝着冷饮看着被霓虹灯映照得色彩斑斓的锦江，在 KTV 心头割肉般一挥几十块钱换来一个小时酣畅淋漓的 K 歌。很多次的是，我骑着摩托车，头发衣袂在燥热的空气中恣意飘飞，于汹涌的人群中轰鸣穿梭，引起阵阵惊呼与咒骂。

雷雨交加的一个夜晚我驰骋在一条阒寂无人的公路上，远射灯被粗大的雨点劈成断断续续，平坦坚硬的路面与雨水撞击

出噼哩啪啦的声响，已然模糊了双眼的我望着漆黑的前方，我不知路会通向哪里，可内心深处却喷涌出阵阵无以言喻的兴奋与激荡，右手情不自禁地聚然间轰到我从未试过的八十迈，我感觉我开始在空中飘飞，惊恐与刺激交杂，就在我以为那个夜晚整条公路都属于我一个人时，猛然一片昼亮占据我所有视线，随之巨大的轰鸣声鼓荡而来，惊恐慌乱的我感觉死神正朝我冲杀过来，我茫然地偏了一下车把，然后就有一股强劲的风在我耳边呼啸而过。

本就因我落榜而怨责不断的父母看到我的所作所为更加怒脸相对，父亲让我不要再碰他的摩托车并新买了一条粗锁链，另外不给我任何费用。瞬间我成了一头困兽，几乎整个八月我都是呆在家里，时间变得极度的缓慢，我不与家里任何人说话，只有在偶尔看到一些轻松电视节目时才能缓解我的沉郁，同时我也无奈地拒绝了好友的各色邀请。

终于有一天，我忍受不住父母掌控着的几近令人绝望的气息，我渴望着寻求一种方式能让我蓄积多时的愤懑发泄出来，对了，是速度，只有速度是无可比拟的方式，于是我趁一次住在同一楼的我舅舅的轻骑钥匙忘了拨下时，飞快地轰起油门在家门前的公路上往县城的方向奔驰而去。速度渐渐加快，然后趋于平稳，我积压的所有郁闷也如一团浓重的乌云被风吹散而了无踪迹，一路上我欢欣异常，在接近县城时我掉头回去，一是摩托车没牌照不能通过检查，二是城里人多不能开太快，返回时公路上车辆极少，我随心所欲地调节着速度，当要经过我家门口时，我担心被舅舅叫住拿回摩托，索性两眼向前，加大



油门，以便一闪而过。而事后却证明这只是我的痴心妄想，原来舅舅发现摩托车不见了，轻易就猜到是我骑走了，他马上告诉了我父亲，不知我的行为是在他们看来很严重的事还是他们不约而同的无事可做，当骑着摩托车的我出现在家门口的路段时，父亲声音尖锐地叫了我一声，虽然我想充耳不闻，但我还是下意识地扭了一头，扭头的同时，手随之轻微偏了一下方向，由于轻骑本身车轮小加上当时速度极快就等于一个很大很快的转弯，就这一下，我被车抛了下来，在路上滚了几米远，落地的一刹那我脑海迅疾地闪现雷雨夜的那个情景，我预感我的生命就此终结了，来不及想其它任何事，那样的无喜无悲。庆幸的是，我全身上下只有手臂和膝盖处有部分擦伤，最严重的就是右手肘关节有一块肉与地面摩擦被剝掉了，里面的白筋突兀地展露出来，很快血就涌出来一滴滴往下掉。我忍住疼痛，惶恐地走向屋里，门口站着父亲、母亲、舅妈，舅舅正扶起飞出十几米外的摩托车。首先是听到母亲咬牙切齿的声音：“怎么没有摔死啊！”，父亲几乎是咆哮着说出来：“不会骑乱骑个什么劲啊！”，舅舅则心疼地检查车有多少擦伤，舅妈说哎啊啊以后难看死了。我埋头默然走上楼，上阶梯时我突然打了个冷颤，脚没踩准摔了一下，血滴得更快了。到了房间，我找来碘酒、棉团、布，擦洗和包扎，当我换下划破且沾有血渍的衣服时，他们几个人的声音依然不断地从楼下传来。

